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薩龍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

昌黎韓愈詩四

目錄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病中贈張十八

寄崔二十六立之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

昌黎韓愈詩四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皇甫補官古賁渾時當玄冬澤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暾虎熊麋豬逮猴猿

水龍鼉龜魚與黿鴉鴟鵰鷹雉鵠鵾燖炰煨熝孰飛奔
祝融告休酌卑尊錯陳齊玫闢華園芙蓉披猖塞鮮繁
千鍾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嚄沸篪塤彤幢絳旃紫纛旛
炎官熱屬朱冠褌髹其肉皮通髀臀頹胷垤腹車掀轅
緹顏靺股豹兩鞬霞車虹靷日轂轓丹蕤縓葢緋繙䋄
紅帷赤幕羅脤膰衁池波風肉陵屯谽呀鉅壑頗黎盆
豆登五山瀛四罇熙熙釂醻笑語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齒
牙嚼齧舌腭反電光䃢磹赬目暖頊冥收威避玄根斥

棄輿馬背厥孫縮身潛喘拳肩跟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螭偵焚其元天關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叱於閽帝賜九河湔滌痕又詔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飧女丁婦壬傳世婚一朝結讐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視桃著花可小騫月及申酉利復怨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

只是咏野燒耳寫得如此天動地岋憑空結撰心花怒生

韓醇曰詳此詩始則言火勢之威次則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尅相濟之説也

樊汝霖曰從公學文者多矣惟李習之得公之正皇甫持正得公之奇持正嘗語人曰書之文不奇易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何等語

也今此詩黑螭五龍九鶡等語其與易龍戰於野何
異
筆墨閒録曰無逸云鴉鴟鵰鷹雉鵠鶡句正柏梁體
後山作七言詩上東坡襲此體
劉石齡曰公詩根柢全在經傳如易説卦離為火其
於人也為大腹故於炎官熱屬以頳胸垤腹擬諸其
形容非臆説也又彤幢紫纛日轂霞車虹蜺豹鞬電
光頳目等字亦從為日為電為甲胄為戈兵句化出

造語極奇必有依據以理考索無不可解者世儒於此篇每以怪異目之且以不可解置之吁此亦未深求其故耳豈真不可解哉

中山詩話曰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韓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

洪興祖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為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一作夫丁婦壬亦通夫丁者

壬也言壬為丁夫也婦壬者丁也言丁為壬婦也朱子曰按丁為陽中之陰壬為陰中之陽故言女之丁者為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今術家亦言丁與壬合洪氏二說皆是

苦寒

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太昊弛維綱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牙夭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鋩刃甚割砭日月雖

云尊不能活烏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頻窺覘炎帝持祝
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
衣被如刀鐮氣寒鼻莫嗅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口
角如銜箝將持匕箸食觸指如排籤侵鑪不覺暖熾炭
屢已添探湯無所益何况纊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
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冰脫髯芒碭大包内生類恐盡
殲啾啾窻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
不如彈射死却得親炰燖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

餘蠢動儔俱死誰恩嫌伊我稱最靈不能女媧復苦悲哀
激憤歎五藏難安恬中宵倚牆立涇淚何漸漸天王哀
無辜惠我下顧瞻褰流去耳纊調和進梅鹽賢能日登
御黜彼傲與憸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
晨光入前簷雪霜頖銷釋土脉膏且黏豈徒蘭蕙榮施
及艾與兼日䒦行鑠鑠風條坐穡穡天乎苟其能吾死
意亦厭
銳思鑱刻字帶刀鋒不數晉人危語了語結意與少陵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正同

王伯大曰此詩意葢有所諷德宗貞元十九年春公為四門博士作

某氏曰按舊唐書韋渠牟傳自陸贄免相後德宗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等皆權傾相府姦欺多端此詩所以諷也

胡渭曰唐書五行志貞元十九年三月大雪豈即所

謂苦寒耶

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滇王埽宫避使者跪進再拜語嗢咿繩橋拄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倚牖户飛電著壁搜蛟螭

南宫清深禁闈宻唱和有類吹塤篪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

沈德潛曰赤龍羲和云云此種竒傑昌黎獨造

送湖南李正字歸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雁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娩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風神綿邈絶似韋柳是昌黎集中變調唯南溪三首近

之

沈德潛曰昌黎五言難得此清遠之格

寄盧仝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送僕忝縣尹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

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
少室山人索價髙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
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
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
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説尋坦塗猶上虛空跨緑駬
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
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
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苖裔當蒙十世宥

豈謂貽厥無基阯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
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闞
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
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為赤縣令
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名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
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
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
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媿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

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疑長鬣致雙鯉玉川垂老尚依時窂致羅甘露之難其人固非高隱退之何以傾倒乃爾觀詩中所敘特與鄰人構訟而以情面聽其起滅耳却寫得壁立千仭有執鞭忻慕之意乃知唐時處士類能作聲價如此

隱居詩話曰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姫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及贈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即此

時也李渤石洪温造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
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
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
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
又要索高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
侮薄之甚矣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
梁赤鄒氏夾氏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

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編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

彥周詩話曰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為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不妄許人也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尾倚天更覺青巉巉自知短淺無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

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扃雲巖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諵諵望秋一章已驚絶猶言低抑避謗讒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馳坑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真貪饞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樓頭完月不共宿其奈就缺行攕攕

誰氏子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媲蕭史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説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罰一勸百政之經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

原注曰呂氏子炅見李素墓誌

本集河南少尹李素墓誌曰素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閉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

送無本師歸范陽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天陽

熈四海注視首不頷鯨鵬相摩窣兩舉快一噉夫豈能
必然固已謝黷黜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
得往往造平淡蜂蟬碎錦纈綠池披菡萏芝英擢荒蓁
孤翮起連菼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
殊嗜昌歜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
轉習坎老懶無鬬心久不事鉛槧欲以金帛酬舉室常
顑頷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獰飇攪空衢天地與頓
撼勉率吐歌詩慰女别後覽

獎賞之中諷喻深遠正不獨為浪山說法也　身大不及膽妙於翻用

俞瑒曰凡昌黎先生論文諸作極有關係其中次第俱從親身歴過故能言其甘苦親切乃耳如此詩云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作詩入手須要膽力全在勇往上見其造詣之高又云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得於能變之後所謂漸近自然也此境夫豈易到公之指點來學者深矣微

矣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神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

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劒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秖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

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塡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典重瑰奇良足鑄之金而磨之石後半旁皇珍惜更見懷古情深厥後石鼓升沈不一竟得依聖人之居其文與六籍並垂永世則退之請留太學之說實有力焉此詩亦不為空作矣

容齋隨筆曰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

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
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困學紀聞曰致堂云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
到秦故不見録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
言也車鄰駟鐵胡為而取之也
集古録曰石鼓久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
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
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

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之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三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塵史曰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蔡寛夫詩話曰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數

紙尚可博白氎觀此語便知退之非留意於書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

石鼓文音訓曰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徙開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於燕元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

沈德潛曰陋儒指當時采風者言二雅不載孔子無從采取也　隸書風俗通行別於古篆故云俗書無貶右軍意

題炭谷湫祠堂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峰若攢指石盂仰環環巨靈高其掌保此一掬慳森沈固含蓄本以儲陰姦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翺翺棲託禽飛飛一何閒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烟鬟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塗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至今秉水旱鼓舞

寡與鱳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實星瑣黃
朱班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龙區雜衆碎付與宿已
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管
感時託諷不覺義形於色秋懷已發其端此更淋漓盡
致　按唐書王叔文傳順宗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
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大抵
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又王伾傳
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此詩擢玉

紆烟鬟云云蓋借澄源以喻昭容也

其氏曰按宋敏求長安志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湫龍所居也

胡渭曰公詠南山云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閟陰嘼此為四門博士時事也時天晦大雪淚目若蒙瞀此赴陽山過藍田時事也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此江陵入至藍田時事也題炭谷湫

詩叅貞元十九年京師旱祈雨湫祠公往觀焉故曰因縁窺其湫因縁謂以事行非特遊也篇中饒有諷刺時德宗幸臣李齊運李實韋執誼等與王叔文交通亂政滋甚故公因所見以起興湫龍澄源喻幸臣魚鼈禽鳥及羣怪喻黨人也秋懐欲罾寒蛟而是詩恨不血此牛蹄剛腸疾惡情見乎辭劉柳淺言羣小側目陽山之謫所自來矣上疏云乎哉

聽穎師彈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濶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頴師彈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頴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

寫琴聲之妙實為得髓繁休伯稱車子柳子厚誌箏師皆不能及永叔善琴乃用此為譏議耶　躋攀二語千古詩文妙訣

西清詩話曰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秖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譁聳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横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絶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

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

彦周詩話曰退之聽頴師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

琵琶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故論之少為退之雪寃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遥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

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
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
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
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此示籍以詩派正宗言已所手追心慕惟有李杜雖不
可幾及亦必升天入地以求之籍有志於此當相與為
後先也其景仰之誠直欲上通孔夢其運量之大不減
遠績禹功所以推崇李杜者至矣

魏仲舉曰退之有取於李杜如薦士醉留東野望秋石鼓等詩每致意焉然未若此詩之專美也

雪浪齋日記曰退之參李杜透機關處於調張籍詩見之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有見處可以傳衣耳

竹坡詩話曰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奥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為

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
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
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
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
井溢誰把長劍倚大行衝風吹破落天外飛雨白日灑
洛陽東蹈燕川食曠野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

可厲借車載過水入箱平沙緑浪榜方口鴈鴨飛起穿垂楊窮探極覽頗恣横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旁無壯士遣屬和遠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荅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

字向紙上皆軒昂正是此篇評語高咏數番令人增長
意氣
漁隱叢話曰東坡云歐陽文忠言晉無文章惟陶淵
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
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
筆輙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
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
減子美

病中贈張十八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談舌久不掉非君亮誰雙扶几導之言曲節初摐摐半塗喜開鑿派别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堆甖缸玄帷隔雪風照爐釘明缸夜闌縱捭闔哆口踈眉厖勢侔髙陽翁坐約齊横降連日挾所有形軀

頳胮肛將歸乃徐謂子言得無嚨迴軍與角逐斫樹収窮龎雌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嚳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峗韋顧終賜之斬拔枿與檮

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

此篇當就用韻處玩其苦心巧思大畧以軍事進退為比皆就韻之所近而詞義乃各得其儕如前有高陽一喻而後之窮龎乃以類從不為強押凡解斾迴軍約降吐款前後俱一綫穿成於此見長篇險韻定須慘淡經

營不可恃才鹵莽也　按顧嗣立謂諸家舊注不無舛錯如病中贈張十八云龍文百斛鼎孫汝聽不知出自班孟堅寶鼎詩而漫引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此其譌謬更甚嗣立但見史記秦本紀有王與孟說舉鼎事而無龍文字面遂疑其訛謬而改注之不知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自在趙世家中詩本用此孫注或欠詳晰而於義未為失也若不引舉鼎而泛引寶鼎於下句力扛何涉舊注固時有舛錯此則改注反成

譌謬特為正之

韓醇曰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匿其麈幢解旆東杠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押闔如鄜生之下齊既連日挾其所有其後軀病語哤乃為公敗是猶孫臏之收龎涓也籍既為公所敗乃自以為嶺頭之瀧不足以方崑崙之渠蟻垤之徼不足以陵崆峗之山顧終受教於公而公於是導其所歸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屈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紛披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窺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攲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迴首卿相位通途無他岐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説祝身得如斯儕輩妒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顧嫁女約不論財貲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攬攬爭附託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

可知安有巢中鷇插翅飛天陲駒麛著爪牙猛虎借與
皮汝頭有韁繫汝脚有索麋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撝
不脱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客
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恩愛座上離昨來
漢水頭始得完孤羇桁掛新衣裳盎棄食殘麋苟無飢
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途同險巇每旬遺我
書竟歲無差池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又論諸毛功
劈水看蛟螭雷電生睒睗角鬣相撐披屬我感窮景抱

華不能擒倡來和相報愧歎俾我疵又寄百尺綠緋紅
相感衰巧能喻其誠深淺抽肝脾開展放我側方餐涕
垂匙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綴意益
彌舉頭庭樹豁狂飈卷寒曦迫遮山水隔何由應塤箎
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騧驪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縭諸
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腸
與慼容能復持酒巵我雖未耋老髮禿骨力羸所餘十
九齒飄飄盡浮危立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襹燕席謝不

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譬彼鳥黏黐且吾聞之師
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糞壤不慕太廟犧君看一時人幾
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骴歘華不滿眼咎責
塞兩儀觀名計之利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量
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癃罷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睢
睢況又嬰疹疾寧保軀不貲不能前死罷內實慙神祇
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澌生
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夫子

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眾箄我有雙飲䑰其銀得朱提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乃令千里鯨么麽微鍂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資蔟蓏緜緜相糾結狀似還城陴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鯨以興君身失所逢百罹月以喻夫道僶俛勵莫虧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願君恒御之行止雜燧觿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

叙崔如小傳叙自如尺牘雜沓覼縷似破碎而實渾成

其詞意懇款下筆不能自休可想見交誼之厚

隱居詩話曰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已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眥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工於前也

李光地曰前叙崔之登第謫官中道與崔唱酬之事而因訊其安候後乃自述其志而欲與崔偕隱末方及其所以報崔之貽者與前巧喻其誠相應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一

昌黎韓愈詩五

目録

木芙蓉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别酬以絶句二章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

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一

昌黎韓愈詩五

短燈檠歌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黄簾緑幕朱戸閉風露氣入秋堂凉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此時提攜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

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

牆角君看短檠棄

貧賤糟糠諷諭深切

病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揜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相名死礫爭先之計校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遂淩紫鳳羣肯顧鴻鵠卑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

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丏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貓貍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顧嗣立曰此詩每虛頓一二語用深一步法如計較生平事殺却理亦宜亮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是也

通首是比分明為負心人寫照與老杜義鶻行正相反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宫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埽除衆寺人跡絶

騂騮塞路連輜軿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
抽釵脫釧解環珮堆金疊玉光青熒天門貴人傳詔名
六宮願識師顔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
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市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
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
漁隱叢話曰類苑云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寧屈
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則曰童騃無
所識作誰氏子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

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朱子曰或怪公排斥拂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衒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等語褻慢甚矣豈真以神仙處之哉

彥周詩話曰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

為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靣著冠帔白咽紅
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
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烱如微雲淡踈星便
有神仙風度

瀧吏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往
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
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東吴東吴游

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
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為不虞卒見困
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
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
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
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
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從
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

為此水邊神色久儻慌瓬大瓶甖小所任自有宜官何
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
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
躬巧姦敗羣倫叩頭謝吏言始慙今更羞歷官二十餘
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敢
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身實已多敢不
持自賀

欲寫貶地遠惡卻設為問答又借吳音俚語以致真切

之意助荒陋之態格調全祖古樂府來　君子以恐懼
修省瀧吏篇之謂也莫道英雄氣短
沈德潛曰音節氣味得之漢人樂府韓詩中推為別
調　借吏言以規諷主意在此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故
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
已三歳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

且盡君鬢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我昔實愚惷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公其務貫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願寄相思字

情致纏緜詞氣遜順使人之意也消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蓑蓑上有鳳凰巢鳳凰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烏所託依黃鵠據其高衆烏接其卑不知

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黄鵠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黄鵠黄鵠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知黄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肎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

韓醇曰據詩意鳳凰謂裴度挾九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新書李宗閔傳云裴度伐蔡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知制誥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劔州刺史俄復為中書舍人由是嫌怨顯結縉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又云宗閔初為裴度引用及度薦李德裕可為宰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按度薦德裕在公沒後五年新書誤矣

漁隱叢話曰退之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畧盡其終身所為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所為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方崧卿曰心默有所規規圖也東坡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

猛虎行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麛擇肉於熊豹肯視兔與貍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頭猛虎死不辭但懟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

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

二詩皆哀矜涕泣而道宵雅之遺則也

方崧卿曰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詩不為宗閔作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書又謂斐度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為作此詩薦事在太和三年公沒久矣不可據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
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顔
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閒稱多量少鑒裁密
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
歸來殞涕揜關卧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斸荒棘
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眼卧壯士大弨挂壁無由彎
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暮唶不可解
我心安得如石頑

起調激越極似同谷歌

其氏曰斯立是時為藍田縣丞其曰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懷立之且念朋友之不振也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幷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葢明鏡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驪目

我今官閒得婆娑問言何處芙蓉多撐舟昆明度雲錦脚敲兩舷叫呉歌太白山高三百里負雪崽嵬插花裏玉山前脚不復來曲江汀瀅水平盃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紅雲明鏡中特有雪山倒影便寫得異樣精采結似洒脫正恐不能忘情

樊汝霖曰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

記夢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䦨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横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𣣮𧇊神完骨蹻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䑫神官見我開顔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陁可坐卧我手承頦肘拄座隆樓傑閣磊嵬髙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

行且咀噍行詰盤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

只是寓言勿真謂與鬼爭義

黄庭堅曰六字常語一字難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為詩之法也

樊汝霖曰蘇内翰嘗曰太白詩云遺我烏跡書讀之了不閒太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倔強云

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隨女巢神山又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也

某氏曰此詩葢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為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為左遷之時也

顧嗣立曰按金居敬云羅縷道妙三句意皆本參同契

角根陬維謂青龍處房六白虎在昴卯七朱雀在張二
皆朝於玄武虛危之位也迎一陽之氣以進火妙用始於
虛危在一日言正當子半故曰須臾間又云百二十
刻須臾間如參同契以十二卦十二律配十二時陽
火陰符之候然一日之間有之一刻之間亦有之也
公蓋深得金丹之旨乃倔強世間耶

南内朝賀歸呈同官

薄雲蔽秋曦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内衙歸凉曉淒淒綠

槐十二街渙散馳輪蹄余惟贛書生孤身無所齋三黜竟不去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犀滉蕩天門高著籍朝厥妻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問之朝廷事畧不知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酬稗稊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明庭集孔鸞曷取於梟鷺樹以松與柏不宜閒蒿藜婉孌自媚好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尠不調鹽醯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將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

迷

戒心法吏始擬収身則已有為而為矣中間省躬引分

乃足為朝士座右銘

雍録曰唐都城有三大内太極宫在西故明西内大

明宫在東故名東内别有興慶宫號南内也

洪興祖曰中朝事跡云天街兩畔樹槐俗號為槐街

白樂天樂遊園詩云下視十二街緑槐間紅塵即此

也

讀東方朔雜事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噫欠為飄風濯手大雨沱方朔乃竪子驕不加禁訶偷入雷電室輷輘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頻五山踣流漂八維蹉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挼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覷睥睨處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實諠譁王母不得已顏嚬口齎嗟頷頭可其奏送以

紫玉珂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
殿衙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
俞瑒曰此詩洪興祖以為譏弄權者觀結語云殊不
然也意亦指文人播弄造化如雙鳥詩云爾不然何
獨取方朔而擬之權倖耶
顧嗣立曰按漢書東方朔傳贊曰朔之詼諧逢占射
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炫燿而後世
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公詩皆本經史而此

作獨專取内傳亦偶然戲筆故題之曰雜事也

漢武帝内傳曰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宫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此桃昔為太山上仙宫令到方丈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令鮫鯨陸行海水暴竭黄鳥宿淵於是九源丈人乃言於太上遂謫人間其後朔一日乘雲龍飛去不知所在

庭楸

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間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烟我已自頑鈍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肎到權門前權門衆所趨有容動百千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間往既無可顧不往

自可憐

歴叙東西朝暮繁而不殺彌有古意

南溪始泛三首

榜舟南山下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孰能量近遠陰沈過連樹藏昂抵横坂石𪓟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餘年懔無幾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

南溪亦清駛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

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顧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収朝躋羸形可輿致佳觀安可擲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拕舟入其間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鷺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歸時還晝夜誰謂非事役

三首神似陶公所謂姦窮變怪得往往造平淡者

蔡寛夫詩話曰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為閒遠有淵明風氣

王直方詩話曰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隱居詩話曰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懍無幾休日憎已晚

張籍哭退之詩畧曰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遊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撑公作遊溪詩詠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兹亦同并秀才謂賈島也

題楚昭王廟

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顧嗣立曰按公外集有記宜城驛云驛東北有井傳

是昭王井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高木萬株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葢與此詩同作也

答張十一功曹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笋躑躅閒開豔豔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任子淵曰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裳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題木居士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道破世情

張芸叟木居士詩序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鼇口

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馬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和歸工部送僧約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

振威一喝三日耳聾

入關詠馬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

牽過關門妄一鳴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豔色寧相妒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

朱子曰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兄元日朝迴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沈德潛曰入賈岑倡和作中可以伯仲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劒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洪興祖曰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劒戟

詩家謂迴鸞舞鳳格

蔡寛夫詩話曰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云云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荊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迴

沈德潛曰沒石飲羽之技不必以尋常絶句法求之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賔客愈奉和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册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得就閑官即至公

嚴重蒼渾直逼杜陵

石林詩話曰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

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

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

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

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

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

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沈德潛曰莊重得體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李光地曰佛骨一表孤映千古而此詩配之尤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别酬以絶句二章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

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巡管内
莫欺荒僻斷知聞

筆墨閒録曰潮州以後詩最哀深宣溪絶句等詩絶
有味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
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

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李光地曰末句取諸離騷所謂跪敷衽以陳辭者有

衆難正志氣象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

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仍遷少昊司

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石林詩話曰蔡天啟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

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詔許遲留而奮迅如此仁者之勇庶無愧焉

新書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

按詩話云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

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夫裴度之優游綠野乃不得已而與世浮沈故愈詩云云晏殊所處不同聞永叔諷厲正應改容謝之顧猶怫然於中耶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閒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

退之與中立雅契同涉艱危樹功業其於當時朝局元老苦心有知之最深者二詩能曲傳之諷詠殊有餘味

御選唐宋詩醇卷三十一